

# 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专访《人世间》导演李路

本报记者褚晓亮、郎秋红、赵丹丹

“生活苦吗？嚼嚼嚼了。”最近，一部讲述东北普通工人家庭生活故事的年代剧《人世间》在全国掀起观剧热潮，深深打动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这部剧用朴实无华的手法，描绘了在东北“吉春市”周家兄妹身上发生的故事，和围绕这几个人物发生的情感、友情、爱情，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很多观众被这部剧击中了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从这部剧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父辈。而早在《人世间》开拍一个月时，迪士尼就预售了其海外独家发行权。有观点认为，这部剧不仅是一个中国家庭的“史诗”，更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发展变化的缩影。

《人世间》的播出，引发了从主流媒体到社交媒体的一致好评，引发了话题级的文化现象，热度久久不散，也催生了对现实主义题材文艺作品的思考。导演兼总制片人李路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畅谈《人世间》。

## 艺术家就是要和自己较劲

记者：我们都知道，在《人世间》之前，您有两部大火的剧，《人民的名义》和《巡回检察组》，许多人以为您在反腐剧上继续发力，但您却没有选择自己熟悉的路线，而选择了《人世间》这样时间跨度长、拍摄难度大的年代剧，为什么？

李路：此前我确实没有拍过这么长的剧。《人民的名义》和《巡回检察组》反映的都是现实中的一个横断面，聚焦反腐，时间点集中，我也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这个人喜欢跟自己较劲，喜欢打破一些惯性。其实早在四年前《人世间》刚刚出版时，我就一眼相中。《人世间》的故事从1969年到2016年，既有爱情，又有社会关系，又有对中国社会过去四五十年的纵深思考。我认为“当下”是单面的，只有“纵深”才是多面的，所以拍起来很兴奋、很过瘾。这部剧以工人作为切入点，实际上展现的是社会各个层面，有关干部、大学教师、诗人、导演、商人……这其中又以周秉昆为主要代表的平凡小人物作为主基调，任何时代都是用这些人作为分母构成的，是他们真正地在用一砖一瓦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去弘扬。

记者：《人世间》以“光字片”展开，许多观众认为这部戏最大的特点是真实，各种对话、各种细节让人一秒入戏。剧组在“光字片”上下了不少功夫吧？

李路：《人世间》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作品，写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这样的作品，真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哪怕有一点不真实，大家都能看出来。创作的过程中，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说真话，这样才能直抵人心、打动观众、引起热议。剧中“光字片”是城中村，但是现实中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光字片”了，剧组花了大量的精力构建“光字片”。我们找来了近200名建筑工人，在长春农博园的一个展厅里，按照设计图，高度还原出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光字片”。有一些窗户、门、地板，都是从一些待拆迁的棚户区买回来的；地上的黑土，装了几十卡车，都是借的，用完了还要再还回去，黑土很珍贵；剧中的挂历、家具、电风扇的价格、收音机的款式等等都是一再考证过的，费了很大的劲。

《人世间》拍完了，我本来是要把“光字片”留着，但是由于当时农博园马上就要搞农业展，要卖辣椒和大蒜了，很多人会去参观、拍摄，为了不让我们的“光字片”提前曝光，只能忍痛把它拆掉了。但是没关系，长春市有关部门也一直在跟我沟通，将来“光字片”有可能另外选址复建。

记者：《人世间》的故事里，人物众多，不论是周家三兄妹、周爸周妈、郝娟，还是“六小君子”、路士宾、水自流等等，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深入人心，每一个角色的演技都不“掉链子”，这是怎么做到的？

李路：选演员是一个技术活，我主要看重



▲导演李路(右二)与演职人员交流。(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这个演员本身形象、气质、演技与我们剧里的角色是否有贴合度，如果贴合度很高，那么他就不用再去“演”，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剧中，无论是秉昆、秉义、周蓉、郝娟，还是周母、周父等演员，他们不用太费劲，就自带人物的气质。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要看清楚每个人自身的本质，不能被之前所塑造的形象“迷惑”。

我认为一部剧的好坏，不光要看主要演员，因为他们一定能够演好，更要看群众演员，看远景，看周边搭戏的配角演得好不好，这是一部戏好不好看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个细节不停加分、再加分，才能使一部剧的整体成色更好看。比如，《人世间》剧中开市委常委会，开会的不都是长春找的群演，但他们不是普通的群演，往那儿一坐，真的就是开会的样子。

## 现实主义的春天来了

记者：纵观您这些年拍摄的电视剧，普遍特点是关注现实，直面矛盾，有些还触及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一些架空历史的题材相比，这类题材拍摄起来是不是不容易？

李路：不是不容易，是很不容易。其实这是一个冒险的做法，拍摄之前谁也不知道这类题材市场能不能接受，观众能不能喜欢，都是很棘手的难题。但恰恰是这种现实题材、这种创作手法，迎来了某些类型剧的春天。不管是《人民的名义》，还是《巡回检察组》，还是《人世间》，都在现实主义题材里另辟蹊径，找到了能够和观众产生共鸣的点，这对我也是意外惊喜。我的每一部戏都会开辟一个新方向，起到引领作用，让更多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走进观众视野。

记者：我们看《人世间》中人物命运和结局走向，跟原著小说相比，改动还是比较大的，一些人也有不同看法。您对此是怎么考虑的？

李路：我也关注到了这点。剧中人物命运的走向，最终是由我来把握的。我的原则就是要更多地传递一些温暖的东西，让观众感觉到生活的希望，感觉到社会的温暖。包括结尾，我们对周秉义的处理做了若干次改动，才呈现出现在的状态。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对《人世间》做出不同的解读，很高兴大部分观众接受了这种

改编，大部分人是点赞的，这一点我还是很高兴的。

记者：看您的作品里一直有一种使命感，您还是会在现实主义题材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对吗？

李路：在去年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给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我深受鼓舞。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但是使命感这东西，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没有对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关心，我不会选择《人世间》。我选择去做的，一定会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从时代变迁和人民实践中，描绘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万千气象。

开拍不到一个月时，迪士尼就买走了《人世间》非中国地区的播映权。一收到消息，我就跟大家讲了，我们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要有国际视野了，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想想外国人怎么看我们这五十年的变迁。

## 东北一定有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吉春火车站”火了，“人民电影院”真的跟电影有关，秉昆家新房子经常被“偷窥”，《人世间》取景地也成旅游线路了。当初您为什么选在长春拍剧，与您是长春人的这种家乡情结有关吗？

李路：那是一定的，当然也是和梁晓声老师商量过的。我在长春出生，在长春生活了20多年，对那里非常熟悉，人民广场、地质宫、西安大路、东朝阳路，长春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剧中“吉春火车站”是著名的地质宫，是我小时候玩耍过的地方。我想，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一定要从正面给它拍进去，想来想去，只有火车站才能撑得住这个建筑，一般的地方还不行。比如54路、55路有轨电车，那我是太熟悉了，以前经常从红旗街坐到汽车厂。还有南湖宾馆、松苑宾馆、新民大街老建筑、净水厂……在长春的取景一共200多处，我把长春最美的建筑和景色都放进去了，而且每一处都很巧妙、不违和，带大家来看看我的家乡。

记者：不少人看完《人世间》，都表示对东北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时代变迁中更加理解了东北和东北人，您怎么看？

李路：大家能这么理解，我很开心。12年前我拍《老大的幸福》是范伟老师主演，也是讲东北人的故事。电视剧播完，有一年我坐火车从北京回长春，列车员知道我是《老大的幸福》的导演，把自己的盒饭拿来给我吃，说特别感谢我为东北人正名，感谢我把东北人拍得很真实。

可能是二人转和小品看得比较多，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东北人很幽默，但是仅限于讲讲段子，贫嘴贫。实际上，东北人的幽默里有很多高级的包袱，从头到尾抛得淋漓尽致。《人世间》讲的也是东北人的故事，与《老大的幸福》是相互呼应的，我们表现东北人的豪爽、大气、深沉和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理解，是一种豁达，一种面对困难的达观，以及生活的和解。就像《人世间》表达的，“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真正的东北文化不仅仅是在田埂上唱二人转的乡土文化，还有更厚重更深刻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其实东北向全国输送了不少人才，包括我的母校吉林艺术学院，出了不少画家、艺术家，还输送了《中国好声音》的冠军，设计了“雪容融”，如果能跨区域抓到好生源，一定可以为吉林本省乃至全国艺术界输送更多人才。

记者：从剧里可以看出您有很深的东北情结，同时也对东北的未来有一些思考。您对家乡还有哪些期待？

李路：这些年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在更大的范围和视野内对家乡、对东北有了更多认识。我对长春的印象是一个绿化好、大学多、安静又漂亮的城市，与我后来生活了20年的南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很有文化底蕴。东北工业基础好，人文素质高，这些年的进步也是很大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也在剧中借路士宾与周秉义之口对“投资不过山海关”进行了一些探讨。我在思考，比如，如何把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豪爽、不拘小节与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结合起来？我也时刻关注着东北的发展，虽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老工业基地转型很难，但是在中央的支持下，东北一定有着光明的明天，希望通过这部剧，大家能更加理解东北、关注东北。

记者在抚远市鲟鳇鱼繁育养殖有限公司看到，数不胜数的约3厘米长的大马哈鱼鱼苗在育苗池内竞相游动。“80万尾大马哈鱼鱼苗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经过一段时间后，鱼苗就会被放流。”公司副总经理万元介绍道。

据抚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护渔业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抚远每年都会人工孵化鱼苗，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涵养渔业资源，有效促进当地渔业生态的改善。

需一键下单，全国各地的食客即可品尝到来自中国最东端的味道。

鱼是自然对抚远的馈赠，抚远人“以鱼为生”，同时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实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朋友见过五六十斤的大鱼头吗？老沉了，能吃一个星期！”在鱼市，一位商户正在直播卖鱼。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扩展销路。只

“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早春三月，漫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原野上已经绽出片片新绿。

“最晚到清明前后，大家就可以在良渚古城里看到一片片的油菜花了。”梁仁明家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离良渚古城遗址不远，是区里有名的种粮大户。从2015年起，他承包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800多亩农田，按照园方安排，去年晚稻收获后，他又播种了油菜。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而在五千年前，良渚文明能够一度辉煌，离不开发达的稻作农业作为经济支撑，在古城中的池神庙遗址，约20万公斤的炭化稻谷就是重要见证。而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也是良渚古城2019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

“在良渚古城种水稻，我确实有一种自豪感，这里的耕作象征着文化传承。”梁仁明说。

“不光是水稻，就连古城里的青茅都要能体现文化的传承。”杭州良渚古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说，在遗址公园里的不同区域，他们选用不同的标识植物。例如，一般台地种植狼尾草，宫殿和城垣遗址种植三叶草。而在五千年前，映入先民眼帘的，同样有这两种小草。

“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许多土遗址要让大众看出门道来并不容易，而良渚古城遗址同样如此。王刚说，除了标识植物以外，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些重要遗址点进行揭露展示，同时，也通过5G、VR、AR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让观众重回到五千年前，他们可以与先民们“狩猎捕鱼”，也可以和“祭司”一起参与祭祀。

“要提高土遗址的观赏性和可看性，在重要遗址点的讲解中，我们通常会采用对比的方式。”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金牌讲解员”周倩告诉记者，“比如说，在莫角山宫阙区，我们会告诉游客，它们都是人工堆筑的土台，可以和埃及金字塔相比，而在南城垣遗址点，我们则通常将它与北京故宫的城墙比较。”

据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统计，2021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和良渚博物院累计接待游客200余万人次。良渚博物院副院长梁慧娟说，除了常设展览外，博物院近年来还举办了多个临展，出版了多位著名考古学者论良渚的文丛，面向小读者的“良渚的世界”系列绘本，“今年我们还要编创沉浸式舞蹈剧，开设多个教育课程，扩大良渚文化传播的受众面。同时，我们还要用好良渚这个大IP，将历史文化遗产元素融入文创产业，让观众把参观记忆带回家。目前，良渚IP已经开发了13个系列500多款产品。”

展示有难度，保护也有挑战。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孙海波告诉记者，良渚遗址地处南方多雨的潮湿环境，诸多土遗址都可能出现开裂、坍塌、微生物病害、表面风化等险情。为此，中心和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河海大学、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多家高校院所合作，持续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实施土遗址保护工程。

2018年，集地理数据、监测数据、业务数据等数据库为一体的良渚古城遗址监测平台投入使用。2020年，以平台为基础，深度融合数据资源的良渚古城“遗产大脑”也投入使用。

迄今为止，“遗产大脑”已经收集到800多万条信息。3月4日中午，在监测中心的监测大厅，工作人员黄莉介绍说，去年，他们启动了“文物安全365行动”，加强与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同合作，管委会还建立了54人的专职巡防队伍，“巡防队有巡逻车、无人机，还配备了4条警犬，形成了多维立体的安防体系”。

“现在老百姓的文物保护意识都很高，任何一项建设都知道要先报告文物部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港南村党委书记康宏果之前是多年的乡村文保员，早在2006年，他家在建房时就发现过良渚玉器，他和父亲立即上报，帮助专家发现了多座良渚贵族墓葬，这在当地传为佳话。

“有良渚遗址这张名片，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康宏果说。

“做好良渚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表示，一方面管理部门要遵循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三个敬畏”理念，结合数字化改革，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大良渚遗址保护力度，努力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另一方面，要围绕深化和丰富对良渚历史价值的挖掘和认知，进一步提升良渚文化研究水平。同时，他们还将坚持共建共享、活态利用，释放良渚文化赋能区域综合发展的最大效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让遗产地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

(记者冯源)新华社杭州电

# 良渚：一粒稻谷穿越五千年

# “华夏东极”多彩鱼文化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刘赫垚、朱悦)体型硕大的水中“活化石”达氏鲟在大型水池中畅游，活灵活现的鱼类标本仿佛在“诉说”抚远因鱼而兴的历史……走进黑龙江省抚远鱼文化体验馆，仿佛置身梦幻的淡水鱼世界，前来观赏的游人不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抚远，原名“伊力嘎”，赫哲语意为“金色的鱼滩”，因地处中国陆地最东端，素有“华夏东极”的美誉。黑龙江、乌苏里江汇聚于此，为淡水鱼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抚远鱼文化体验馆负责人孟玲玲介绍，体验馆2017年建成开馆，以鱼类实物、标本等多种形式，展现抚远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赫哲族的渔猎文化。

抚远鱼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生活在这里的赫哲族先民早早掌握了制作鱼皮衣的手艺，其生活方式、民俗习惯等逐渐形成独特的传统，并流传至今。

王桂荣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精通各种鱼皮艺术品制作。鱼皮画、鱼皮衣、鱼皮饰品……在她的手中，一张张鱼皮宛若新生，以全新的形态“活了起来”。

“我从小生活在江边，对各种鱼类非常了解。”王桂荣对鱼皮艺术创作充满热情，将爱好转化为自己的职业。

多年来，王桂荣不断精进鱼皮艺术品创作技艺，还将这门手艺教授给更多非遗爱好者。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李伟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鱼皮艺术品很感兴趣，纷纷师从王桂荣，同时也为自己拓宽了增收渠道。

抚远有一个地方总是分外热闹，那就是“东极鱼市”。100多米长的街道两侧，卖鱼的商户一早就忙活起来了，“直挺挺”的冻鱼倒插在雪中等待顾客挑选。“三花五罗十八子”，各种知名淡水鱼在这里应有尽有。

“朋友们见过五六十斤的大鱼头吗？老沉了，能吃一个星期！”在鱼市，一位商户正在直播卖鱼。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扩展销路。只